

李嘉诚与年轻女友十指紧扣游罗马

李嘉诚为女友蹲下拍照

李嘉诚和周凯旋趁着私人时间,在大街小巷漫步购物,不时十指紧扣,甜蜜温馨。上周日,罗马时间上午7时20分,李嘉诚经过12小时长途飞行后抵达罗马。同行者除了保镖,还有其红颜知己周凯旋。两人入住罗马最高级的酒店威斯汀艾克塞西尔。

两人在房间歇息四个多小时后,就十指紧扣由酒店大堂徐徐步出,漫步阳光街头。他们选择步行参观,在街头散步,手牵手,边走边喁喁细语。

他们在公园附近走了一阵,突然下了一场“阳光下的骤雨”,但骤雨无损二人逛街的雅兴,李嘉诚更亲自为女伴撑伞挡雨,周凯旋顺势挨着李的肩膀,雨中漫步。三名随行保镖则以一前一后的“品字形”阵势,保护主人。

两人返回酒店后,仍意犹未尽,休息一阵,便到附近的Eden酒店用午餐。

一个小时后,李嘉诚和周凯旋乘车直驶西班牙广场,在游客最多的街头下车,保镖大为紧张,再次施展“品字形”阵势保护,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

下车后,二人开始四处溜达,李嘉诚更拖着周凯旋的小

手,走到广场内的教堂参观。教堂正中一幅天使画像,似乎最合李嘉诚心意,他不断教导周凯旋“站过一些”,叫她在画前摆出一个“回眸一笑”的姿势,更亲自为她蹲下拍照留念。

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嘉诚自1990年丧妻后,16年来没再婚。今年3月23日,在公司业绩记者会上,李嘉诚被问及是否会再婚,他先说不会,但在长子离开后,他又对记者说,可能“改变主意”。

蜗居16年的李嘉诚曾表示可能改变主意

当时,李嘉诚与长子李泽钜一同出席“长和系”业绩记者会,起初被问及“有没有想过再婚”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至于为何没有这念头,他先回应这是私人问题,其后补充了一句:“不会。”

随后李氏父子忙于回应有关公司的业绩问题,直至长子李泽钜先行离开,李嘉诚突然重提再婚一事。他说:“刚才谁问我结婚的事?其实这是我personal(私人的)的事情,没有道理要答复你。”虽然这样说,但经不起在场女记者的追问:“因为我关心你嘛。”李嘉诚轻松地回答:“或者有一日我change my mind



周凯旋(前左)李嘉诚与南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合影(资料图片)

(改变主意)……”

在场记者即时雀跃不已,继续追问:“噢,那是什么时候,会不会马上就结?”李嘉诚笑答:“这个问题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个不值得写,真的不值得写。我这么多年都没结婚,不值得写。”

不过,当被问到是否挂念太太庄月明时,他即收起笑容说:“不想讲那个。”

提到李嘉诚不排除再婚,即会令人联想到周凯旋,有记者问他与周凯旋的关系,李嘉诚说:“我不答复你这个问题。”

对于李嘉诚“不排除再婚”,熟悉李氏家族消息人士

透露,有关消息纯属猜测,李嘉诚本人无意再婚。并说,李嘉诚亡妻的遗像目前仍安放于李氏家中。

与周凯旋交往已有14年

据报道,李嘉诚(78岁)和周凯旋(45岁)之间的交往,始于1992年。当年,周凯旋和董建华的表妹张培薇创立的维港公司,为董家与长实合作的北京东方广场项目做顾问,成为李家与董家之间的桥梁,深受李氏赏识。

1998年底,周凯旋以亲友身份,出席李嘉诚接受城市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典礼,亲自为他拍照。她告诉别人,自己是“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强调能当这职衔的,多数是李家的人。

1999年,周凯旋与李嘉诚赴北京出席“李嘉诚基金会”活动,返港时在机场巧遇记者,被拍下罕有的照片。2000年,李嘉诚获英国牛津大学颁授博士学位,周陪同出席,并亲自为李嘉诚撑伞挡雨。2001年,李嘉诚带周凯旋返乡出席国际潮州会议。周身边的李曾透露,若李嘉诚鞋带松了,她会即时蹲下来为他绑鞋带。

有报道称,去年李嘉诚捐款予圣保罗男女中学重建校舍,其中一座楼本命名“庄月明

楼”,周凯旋提议改为“李庄月明楼”,以示尊重已故李夫人。李嘉诚同意并非非常感动。

周凯旋2002年接受传媒专访时透露,李在她眼中是一个斯文、正直又高尚的人,世界上没任何人比他更珍惜自己努力的成就。她又谈及婚姻观念:“婚姻是很大的承诺。女性要三思,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周凯旋与“超人”共舞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周凯旋的身家,也因是TOM.COM的股东,水涨船高。TOM于2000年在创业板上市,周只投资6.25万新加坡元,便成为第二大股东,后来TOM.COM股价狂升,令其身家一度暴涨至26.5亿新加坡元。其后随着网股热潮转淡,其身家已有所下降。

据此前媒体报道,周凯旋巨额财富的原始积累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香港最有权力的男人——董建华;一个是香港最具财富的男人——李嘉诚。他们是他们非常赏识的能干女人。但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只愿意和他们进行股权合作而非持打工姿态的女强人,二十年来,她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她随时准备合作,也随时准备优雅地退出。

据《羊城晚报》

中国妈妈在美上演现实版《刮痧》

孩子出走引来麻烦

9月3日下午,记者拨通了当事人柯女士的电话。从8月1日事情发生到现在已1个多月,她平静了许多,但眼前的事实她显然还不能完全接受。她好几次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柯女士说,你只要一看这两个孩子,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小胖子。平时生活中要有什么,我怎么可能虐待他们?

柯女士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上海某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1996年赴美,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硕士学位。第二年生子后,长期在家照料孩子,直到去年才重新工作。

儿子出走一个星期后,更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月8日深夜,社会福利局工作人员带着法院批准的搜查证,突访柯女士的住所。检查后发现,小女孩Charlene身上有一块乌青,他们怀疑是柯女士打的,要带走Charlene。柯女士非常激动,坚持不放女儿走。但这是美国的法律,社会福利局反而认为柯女士的精神和心理有问题,安排她去做心理测试和心理辅导,并起诉她虐待儿童,定于9月14日、10月23日分两次开庭。

目前,相对于前夫高先生带有强烈情绪的呼吁,柯女士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

她目前能做的就是听律师安排,走法律程序。她咨询过许多人,知道法律的程序是必须要走的。她已经为上庭收集了许多必要的证据,比如邻居、同事、医生,以及两个孩子的学校老师等知情者的证言。这对证明她没有虐待孩子非常重要。

柯女士说,两个孩子现在情况不错。经社会工作者的安排,目前分别住在她的两个朋

友家里,并正接受心理医生和调查人员的询问。她现在每天可以和孩子通一次电话。按桔县(Orange County,邻近洛杉矶)儿童家庭局的规定,她不能在电话中和孩子们谈任何关于案子的事情。所以5岁的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暂时和妈妈分开住了。而9岁的儿子显然有点懂事了,他在电话里对柯女士说:“妈妈,我要回家,我做错了!”

柯女士显然在克制着情绪,没有表露太多的心情和母子亲情。她反复对记者说,律师告诉她,不要和任何人谈关于案子的事情。所以现在不能多说什么,她怕万一做错,会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

基本原则是让孩子回自己家

对于接受媒体采访和争取华人团体舆论的支持,她自己无法判断是否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她说会咨询她的律师,问他能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由于正值周末,记者未能联系到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员,但采访到了洛杉矶儿童家庭局的一名官员戴维,他介绍了此类案件的一般程序。

美国各个州的社会福利局和各个县的儿童家庭局,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员从事儿童安全保护,防止并处理监护人虐待儿童事件。如果发现儿童受到虐待或接到相关举报,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哪怕三更半夜都会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如果判断儿童处境危险,社会工作者会立即将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然后视情况把儿童送到监护人亲友或志愿者家庭临时照看。

儿童家庭局会对怀疑被虐待的儿童做健康和心理检查,并详细询问,以判断他们是否确实遭到虐待,同时判断儿童是否在撒谎。调查人员也会调查监护人,并检查其精神状态。最后法院会根据调查人员和监护人的陈述和证据,判决是否将儿童返回监护人,或继续寄养。戴维说,儿童家庭局和法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可能让儿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更有利。当然如果监护人言行非常恶劣,有诸如吸毒、滥用暴力等行为,就可能被剥夺监护权,但一般的过错,法庭会责成其改正,得到认可后,重新获得监护权。

戴维说,像柯女士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普通。如果孩子们希望回到母亲身边,柯女士又能提供较有力的证据,他们应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回家。

中国式教育方式在美国行不通

“儿子Jerry,9岁;女儿Charlene,5岁,都是胖乎乎的,很可爱,”高先生焦虑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们出生在洛杉矶,美国国籍。我以前在美国陪着他们,直到2003年。”

那一年,高先生和柯女士离婚。当地法律规定,孩子必须由母亲抚养,直到13岁后有权利再次选择。他回上海定居后,每天与孩子打越洋电话。但从8月起,他和孩子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才知道,儿子竟然离家出走并被寄养。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7月30日,Jerry不愿带妹妹一起玩,争执之下,向妹妹伸出了中指。Charlene向妈妈告状,柯女士狠狠批评了儿子。

第二天清早5时许,Jerry与好朋友Jordan一起骑自行车,悄悄离家出走。7时左右,2个小男孩在另一个城市被巡逻警察截住时,柯女士还没起床。Jerry告诉警察:“妈妈不爱我,妈妈打我。”警察立刻报告社会福利局,随后进入司法程序。2个孩子暂时被送到寄养家庭。

9岁的Jerry,读小学五年级。他学习刻苦,所有科目成绩都是A,去年还跳了一级。他喜欢打篮球,是校队主力后卫,获得过地区冠军。跆拳道、游泳和画画也都有两下子。“这样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至于女儿因为身上有块乌青被带走,“我前妻告诉我,这块乌青是女儿前两天在公园学骑自行车时摔伤的,有证人在场,但社会福利局还是怀疑她。”高先生说:“在起诉书里原来还提到一处伤痕,检验后发现是胎记,就把那段删

掉了。”

“我前妻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一直认为,儿子和女儿是被政府抢走的。”在高先生看来,前妻很爱孩子,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虐待绝不可能,两个孩子的体重都大大超标,难道这就是虐待的结果吗?问题出在她表达爱的方式上。”

3年前离开美国时,高先生曾提醒前妻:不要给孩子过多强制性约束和规定,这是在美国,当心电影《刮痧》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想到,真的被我不幸言中。”

和不少中国家长一样,柯女士对孩子的要求很严格——犯错误罚站;回家必须先完成家庭作业;每天做大量课外阅读;Jerry已具备初三学生的阅读能力;画画、弹琴、游泳、体育……每周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小时候学钢琴,Jerry第一次就吐了,一离开老老师家,就不疼了。后来学小提琴,勉强坚持了2年。最近又开始学打鼓。她还规定Jerry每天玩游戏不能超过半小时。”高先生说,“在中国,许多家长有类似的育儿经,甚至管得更多。中国人的思维是‘自己的孩子就该严加管教,打骂几下很正常’。但依照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有关法律,孩子都离家出走了,还不是虐待吗?”

孩子父亲对胜诉没有把握

高先生坦言,对前妻胜诉

没有把握。“儿子离家出走,她毕竟有责任。我现在最迫切的愿望是:让两个孩子回到我身边。”

然而,实现这个愿望阻力重重。起诉书共有13条,逐一列举柯女士的“虐待”行为。最后一条把高先生一起告了:“父亲在知道或应该知道孩子遭受母亲虐待的情况下,没有尽到保护孩子的职责。”因此,一旦母亲罪名成立,父亲获得抚养权的可能性很小。

根据美国法律,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可按次序取得抚养权。高先生想让小孩的外公外婆在开庭前赶到美国,争取获得抚养权。“两位老人已预约签证面谈,但要等60天才能拿到签证,那时第一庭早已结束。如果开庭时没有我们家属在场,孩子基本上就要去别人家了。”高先生试图与社会福利局调查员沟通,希望接孩子回上海。“许多亲戚和我本人都可抚养小孩,不想让美国政府破费。”

但他遭到回绝。理由是:两个小孩是美国公民,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带到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方抚养。

分别时,高先生再三叮嘱,一定要替他说出这几句心里话——

“希望美国政府给2位老人申请签证提供便利,60天实在太漫长了。”

“小孩是美国国籍,但我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让他们得到爱、接受教育是我的职责。亲情可以跨越国籍,我爱我的儿女。我从来没有虐待过孩子,请把他们还给我。”

“只要孩子能回到我身边。我愿意全力配合调查,随时带孩子回美国接受随访。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可以安排定期随访,随时询问孩子近况。”

据《新民晚报》